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英] 劳伦斯·斯特恩 著



L. Sterne

多情客游记

石永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 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英] 劳伦斯·斯特恩 著

多情客游记

石永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情客游记/(英)斯特恩(Sterne, L.)著;石永礼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书名原文: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ISBN 978-7-5327-5615-5

I. ①多… II. ①斯…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4839号

Laurence 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多情客游记

[英]劳伦斯·斯特恩 著 石永礼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安琪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 84,000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615-5/I·3295
定价:3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59226000

多情客游记

约里克为“情”行道？

黄 梅

约里克牧师在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头一部小说《项狄传》第1卷(1759)里已经死去。

该书开篇后便让主人公留在娘胎自行慢慢生长,笔锋一转由接生婆拉扯出本地牧师约里克。牧师的名字与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中已故弄臣相同。他同样喜欢耍笑讥嘲,所以不免如其友朋所料会开罪于人,所以本来似乎可期的晋职加薪之类全都泡汤,所以亮相不久就匆匆“心碎”而死。于是12章中出现了他的墓志铭(来自莎剧台词):

唉,可怜的约里克!

与此相随,事先不曾做调研的读者惊讶的目光撞上一纸

黑页。

?!

两样“情”

约里克之死被早早交代,却不妨碍他作为中心人物之一此后复出。本来么,作者斯特恩和虚构讲述人特里斯舛压根没有打算理会什么时间顺序。既然老约有读者缘,1768 年他躲不脱还得在《多情客游记》里披挂出场。由老约兼任主人公和叙述者的《游记》篇幅不大,幽默调侃,基本没有掉书袋成分,也较为小心不过分冲撞主流趣味,于是得到更多受众追捧。

“多情游客”乃约里克自谓,以区别于其他各类出国旅行者——比如那些去养病治疗或观山看水或在监护下游学求知的人。如朱虹先生在 1990 年人民文学社版(石永礼)译本序言中指出,该书中 sentimental 一词“不包含现代的感伤意味,而更多指敏感、同情、感情的共鸣”。英语书名或可直译为“多情之旅”,但是相比而言还是“多情客”一语更合全书揶揄调笑的腔调。

细究起来,《游记》张扬的“情”有两类。

前文提到的与德行密切相关的敏感、同情和善意等是其 中一类。《项狄传》中有一段描写“我叔托比”和苍蝇：“‘去吧，’他[托比]说，打开窗子并张开手掌，让[手心里的]苍蝇飞走，‘走吧，可怜的东西，你走吧，我又何必伤你？世界大得很，尽能同时容下你和我’。”这段文字呈现的姿态和心态，成为《大英百科全书》中界说“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的经典例子。

《游记》录述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精微感情触动和乐善好施言行。初到法国，一名年迈的天主教僧侣前来劝募，约里克没有施舍反而训斥了那人，事后他为此深感不安，愧悔难当，反思了自己有关教派和慈善的种种定见。路途中，他偶见一德国老农在路边手捧粗陋吃食喃喃悲叹对方再不能分享，仿佛向至亲倾诉，不料却是在哀悼死驴。老人将鞍子笼头等反复捧起，依依不舍，约里克见状不由得心绪万端。《游记》中还有两段邂逅法国老军人的经历，一次是看到时乖运蹇的遣散老兵在巴黎街头兜售糕点，另一次是在剧院亲身感受老退役军官善待陌生人的古道热肠。这些篇章都包含细致的观察、真切的内心活动以及对小人物的关切、理解和感情共鸣。显然，乡村牧师斯特恩对劳苦农人与牲畜的相依为命关系并不陌生，有关父亲的记忆也时时漂浮在那些善良下层军人身影

之后。

引起此类情感波动的原因往往非常小,一只苍蝇、一头驴子或一只小鸟——“对微小刺激的精致反应”正是“善感”或称“敏感性”(sensibility)的题中之义。何况小和大是有关系的,对小事小物的态度揭示着“道德上和审美上的良好造诣”。《项狄传》曾提到一黑人女仆如何客气地驱赶苍蝇却并不打死它们。同样善待苍蝇的托比就此评论说,她“受过迫害,因而懂得了怜悯”。托比的随从特里姆还进一步追问黑人是否有灵魂,问“为什么黑人女孩受到的待遇不如白人姑娘”。由此,对苍蝇的同情在某个意义上转化为对人类处境、对奴隶及其他受压迫者的关心。与此类似,《游记》曾就笼中小鸟的遭遇大发议论。约里克说:世间不曾有什么比那只鸟更“温柔地唤醒我的感情”,从小鸟生发开去,一直说到“天性”、“自由”乃至巴士底监狱的囚徒。同样,读者得在老约个人旅行经历的缝隙里窥出英法交兵的“大”局,因为他的讲述彰显战事对小人物的扰动却淡化宏大历史事件。借小说大不仅是老约的叙述策略,也包含某种价值重塑的努力。法国理发师不肯为约里克修理假发,只一意推销自己的产品,夸口说他的假发扔到海里都不会变形。老约登时想到英国人至多不过会拿“一桶水”说事,不至于夸下这般海口。他自诩善于在“鸡毛蒜皮的

小事”中悟出民族性差异,而各民族大人物唱的都是一个调调,一钱不值——口气之尖刻不下于后来他挖苦“满朝文武都是爱国者”。

另一种被浓彩重墨书写的“情”特指两性间的爱欲或风情。

约里克/斯特恩似乎更热衷于这个意义上的“多情”,即“动用诸般情感寻欢求爱(to make love with sentiments)”。这本不足两百页的薄薄小书讲述了不下五次“艳遇”,其中一些轶事“绵延”好几章,总和起来所占篇幅超过了另一类情感记录。而且,这些风流韵事读来更妙趣横生,轻松自然,浑然天成,全无纵论笼中鸟时那一丝生硬牵强和虚张声势,显然是约牧师更如鱼得水的领域。

似乎是,自从在法国一落地,老约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猎艳。办理租用去巴黎的马车时,见到漂亮妇人 L,他毫不迟疑上前搭讪、握手加吻手,让外人以为他们“起码”是夫妻。他在巴黎选择一家有漂亮老板娘的铺子进去问路,翻来覆去求指点,刚出门又返身折回,声称忘记了路径指示,因为此刻“男人想的是女人,而不是她的忠告”,于是演绎出其后的捉臂把脉,等等等等。他在书店看到俊俏小侍女买言情小说,便相随离开,在僻静小巷里又是夸赞又是教导又是塞金币。不错,很多

时候他在公然挑逗。约里克有意炫示和美女打交道的快乐。但他的讲述每每止步于这轻盈欢快、无伤大雅的阶段,对有无后续,老约听其自然,既不回避,似乎也不过分看重。

那份轻松放浪在有关赴米兰音乐会的小插曲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与某女侯爵在进门处窄路相逢,赶紧朝一侧闪身,却正对上同样让到那边的女士,如此跳来躲去,反复数次,最后才改为他转身护送女士上车离开:

[我]说道:我做了六次努力,想让你出去;——我也做了六次努力,她回答,想让你进来。我说,真希望你再做第七次努力。非常乐意,她一边回答一边给我让出位置。——人生苦短,讲礼的时间不能太长。——于是我立即上车,她带着我跟她一道回家了。——至于音乐会如何,我想,圣塞西莉亚在场,她比我清楚。

约里克在得意地对读者眨眼。

显然,斯特恩把“善感多情”标为一种理想境界,将其置于时人推重的“通达事理(good sense)”之上。不过,他或多或少有意借约里克自述混淆两种情的区别,他称:同情、怜悯和体谅等向“善”情感源自“天性(nature)”和“本心(heart)”,源自

人的躯体和动物性；同时毫不含糊地强调拈花惹草行为也出自天性和躯体，也与形形色色的“怜”和“爱”（比如怜香惜玉）有关。比如，他见到 L 尚未雇到车，就“感到对她动了慈悲心，于是决心设法献上我这点殷勤”。由此，他盘算可否让女士与自己同车。于是他的“种种肮脏的感情和坏习性，都惊慌起来”——“贪婪”警告说会导致破费，“小心”提醒可能上当，“谨慎”说别人将推论此行目的是会情人，“虚伪”称将再无颜见人，等等；“可这不过是礼貌，我说道——通常我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听这帮勾心斗角的家伙的话，因为它们除了用最坚硬的东西把心包起来而外……毫无用处。”

这场内心对话很重要。“贪婪”“小心”“虚伪”等等代表趋利的现代理性人遇事时的种种考量，多情者的使命正是要抵制这些——约里克强调自己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性情中人，是在宣示小说的主题。可是，斯特恩又不希望读者误以为老约所践行的展示的当真仅只是礼貌和慷慨，所以还要明明白白交代说这是“诱惑”。他下一步的言行更将这“诱惑”具体化了。L 说了句“好笑”，他就立刻把“喜剧意味（comic）”推向殷勤法国男人快速求欢的“喜剧手法”，对方便回应说“那是他们的强项”。两人逢场作戏的调情可说炉火纯青。

这段交往无疾而终，但他在书店遇到的小侍女却于《诱

惑》一章中再次上门。老约和姑娘单独在旅店客房里度过若干妙不可言的时光,其间绝非青涩新手的牧师愉悦地却也不无罪恶感地红了脸(当然罪责在血液),你来我往,环环相催,导向势不可挡的激情。随即,另起一章起名为《征服》,叙述者约里克振振有词地发问:

人有热情有什么错?……如果本性的仁善之网原本这样织就,其中缠着爱 and 情欲的丝,为拔掉这几根丝就得把网扯破吗?……本性的伟大治理者啊!……让我体味种种出自本性的活动吧,那是我作为人所应有。

不仅如此,在《通行证》章节里,约里克还为对女性的泛爱找到了某种贾宝玉式的道德依据。他半戏谑半认真地说,前来法国不是要侦查未设防的地点,也并非想攻陷邻国女子未设防的身体。他的目的,乃是“刺探她们那赤裸裸的心”,“透过种种风土人情和宗教的不同外衣找出她们善良的一面,以便照此改变自己的心”。他称:此乃探索人类天性的“心灵的悄悄的旅行”,还说“每一个美好的人就是一座殿堂”。借此,“多情”游客身份被再度定义,而且把感受“善良”和提升道德等等与探查异乡女子之心的活动铆接,公开宣布了作者曾在

私信中提及的教化众人改良世道的写作目的。不过,即使剔除了该段交谈语境所包含的玩笑口气,老约也要了不止一种暗度陈仓的把戏。他以“善良”和“道德”作旗号,却为滤掉社会后果的男女调笑开拓空间,而且甚至懒得稍许填平宣言和行动两者之间的显豁沟壑。

多面讽

在斯特恩对情感的褒扬中,嘲笑之声一直如影随形。

特里斯舛在《项狄传》里两次把父亲沃尔特说成是头号“善感者”,铺张地描绘他听说小儿鼻梁受伤后悲痛不已扑倒在床的姿态,眼鼻手脚一一说到,冷不丁还把应该视而不见的夜壶抖搂出来,顿时大杀多情之风景。该书对约里克讲道词的处理也很有味道。那段名为《良心之滥用》的文字是斯特恩牧师本人为布道写的,已经公开宣讲、刊印过,可以被视为作者的或权威的(authorial)话语。然而在小说里出现时,讲道词被置入对话语境中,以在场者们的生活经验、即时感受及天主教、新教矛盾为上下文,讲道辞被表演、被打断、被评论,因而也在相当意义上被限制和嘲笑。

《游记》的叙述也大致如此。例如,约里克(如1762年的

斯特恩)在英法交战之际抵达法国且渡海手续不全,到巴黎后不得不为补办通行证(签证)而奔波,又因此一时成了社交界文化名人,频繁出入贵族门庭。他把自己此时的言行与“叫花经”相比,自称不过讨些“奴隶的赏”。“叫花”二字把他本人的上层行走与在街头跟踪观察到的行乞阿谀术联系了起来,将两种似有云泥之别的活动相提并论且使之彼此映衬,不仅体现了叙述者拉开距离的严苛自我审视,也构成了对等级社会和普遍人性的刻薄评议。又如,环绕德国农夫悲怆遭遇的,是典型的滑稽场面。先是约里克临时雇用的法国跟班身着光鲜外衣得意洋洋行路之际驿马突遇死驴受了惊,冷不防被掀翻在地。而后,约里克看明情势,又听老农讲述自己如何因疫病连丧两子后来为还愿长途跋涉到异国朝拜圣址的经过,不觉有动于衷,酝酿出深刻感言:“人们应感羞耻!倘我们彼此关爱,能及那个可怜人爱他的驴子的一半——世态可就大不一样了。——”谁料,他的车夫却没等农夫话音落地就策马扬鞭,于是马车“便千鬼齐发般地咋嗒咋嗒风驰电掣而去”。“千鬼齐发”云云是斯特恩式神来之笔:无比简洁,又栩栩如生,和约里克微言大义的感慨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行文陡然间从多情善感降为唐突可笑。

总的说来,《游记》写尴尬滑稽境况超过写多情而仗义的

举动；约里克作为堂·吉珂德式骑士每每言多于行，姿态多于成效。连他的风流艳事也难逃揶揄目光的扫描。米兰剧院门前与对面贵妇跳来跳去的场面何等搞笑。更哭笑不得的是，他因种种误会不得不动笔向曾一道乘车的 L 夫人传书致意，苦于文思枯竭，抓耳挠腮之余居然同意以法国跟班不知何处搜罗来的下层军人约会偷情的私信做范本炮制。读者有理由认为，那纸情书“爱情万岁！肉体之爱万岁！”的基调并不违背约里克/斯特恩的心思。然而，其源自低层生活的来路，其露骨粗率的表述和阴差阳错的闹剧语境，使这个口号在被张扬的同时也遭到谑笑。若是进而想到这段匪夷所思的异国主仆乱炖是前面又讲礼貌又谈本性的旅途调情意兴阑珊的草草收场，便能意识到其中更深层的自嘲。

尤其重要的是，多情者记述的嘉言懿行或浪漫风情时时闪着钱光币影，从而形成一种贯穿全书的结构性讽刺。《项狄传》里特里斯舛在法国听车夫谈疯女玛丽亚的故事时，认为那年轻人“语调表情无不体现了一颗感情丰富的心”，于是打定主意事后要赏他二十四个苏。约里克在《游记》中的慷慨解囊善举也大体相似。他曾一边往年轻侍女的绿绸小钱包里塞金币一边说：“如果你品行端正有如你相貌俏丽，上天定会让你的钱包鼓鼓的。”“感情丰富”意味着人品可嘉，意味着“有个

灵魂”，意味着值得犒赏！约里克们就这样毫不遮掩地把品行、容貌、钱财和宗教一锅烩了。在另一处，约里克直接为时髦词“善感”大唱赞歌：“宝贵的善感禀性！你是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所有的一刻千金的欢乐，或代价高昂的悲哀，都来自你！”这段话语气热烈而夸张，然而最触目的却是作者弃用其他语汇，一连挑了 dear、precious、costly 三个表示经济价值的形容词描述感情。这段高调议论“善感”的言辞直白地表明作者对于情感主义时髦与金钱社会之间因果相继彼此渗透的共生关系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缠绕心下了然。

是的，多情客的天地与斤斤计较的谋财者们世界其实是同一的。《游记》一本正经地谈“情感交易”中的“购买”和“打折”、“买方”和“卖方”，读者不能不认识到，多情表演或多或少是有钱人购买“品德证书”的举动。难怪有的评者说，“钱成为多情善感者交换的中介，是作为商品的善良人性的显而易见的物质化的体现。”

当然，约里克的自我表扬常常同时也是自我嘲讽。一次他给一群乞讨者分发了小钱后

发现自己漏掉了一个形容窘迫的穷汉 (pauvre honteux)
……他站在马车附近，在圈外一点点，从脸上抹去一滴

泪,我相信那张脸曾见识过更宽裕的日子——天啊,我说——我没有一个苏可给他了——不过你有成千的苏!天性的各种力量都在呼喊,都在我身体内骚动——于是我给了他——别提多少了——现在,我不好意思说给了多多少——而那时我不好意思地想,这是多么地少;因此,如果读者对我的秉性有所理解的话,给了这两个极限,他或许就能大致估量出准确的数字,出入不超过一两个里夫^①。那形容窘迫的穷汉说不出话来,他拉出一块小手绢,边转身边揩脸——我想在所有那些人里数他最感谢我。

这边厢,老约直白地陶醉于自己的慷慨,对受施者的关切未免浮光掠影;那一端,老乞丐又拉手绢又扭身抹泪,“淑女”得也忒夸张。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施舍人有几个真在换位思考,求告者又如何能维持温雅从容?不过,也许正因为这画面与生活真实有明显差距,倒反而让人拿不准那位曾长久在中下(lower-middle)阶层穷窘景况中摸爬滚打的斯特恩牧师是否

① 为1667到1795年间法国的法定货币单位,价值二十苏,1795年后被法郎取代。